

## 泰國清邁慈濟學校

# 成爲風 托起他人 同飛翔

泰北的山風吹拂著清邁慈濟學校，目送二十年來三千位學子畢業離校；不是教孩子飛得多高，而是飛得久、飛得穩，還能成爲風的一部分，托起他人；不是逃離出身，而是回望來處，成爲一束光，照亮別人。

車 子駛出熱水塘，一路往清邁方向行駛。盤查哨接連出現，士兵表情冷峻，彷彿邊境不只是地理，也是歷史的折痕；越過這片山脈，就是泰緬邊境了。

剛離開榮民之家，我腦中浮現的是電影一九九〇年《異域》中那些孤軍的身影。我拿出手機播著王傑的〈家太遠了〉、〈亞細亞的孤兒〉，那些旋律彷彿穿透時光，將記憶與當下交錯在一起——那不只是歌曲，更像是跨

世代悲劇延續的回聲。今年三月此行採訪也不是回顧，而是一條還在走的路。

熱水塘榮民之家，座落於泰國清邁府差巴干縣的熱水塘村，原是一處安置國軍退役人員的養老設施。這些未竟歸鄉之路的泰北老兵，生命的後半段就停留在

此處，熱水塘成爲他們最後的依歸。初到這裏，車輛引擎聲劃破寂靜，園區空蕩得幾乎聽得到風

聲，很難想像三十年前這裏曾住著超過兩百七十位老兵，如今僅剩四位長者居住；慈濟志工依舊每月準時送物資，聘請煮飯阿姨照料他們的三餐。

慈濟人文志業王端正執行長帶領我們穿梭其中，腳步篤定，是因為他們已經來了三十年。自臺灣僑委會終止補助後，慈濟一九九五年啟動「泰北三年扶困計畫」，說是三年，但三十年關懷從未間斷。

這裏的時間彷彿被折疊起來——那些無聲的過去與今日的堅持，交疊在一碗熱飯、一個問候之中。這趟路不只是回溯一段歷史，而是追尋「延續」的意義。

從泰北往曼谷的飛機上，我開始思考這次採訪的另一個任務：教育，是否真的能翻轉一個人的命運？清邁慈濟學校已經走過二十個年頭，那些曾經懵懂的學生，如今是否已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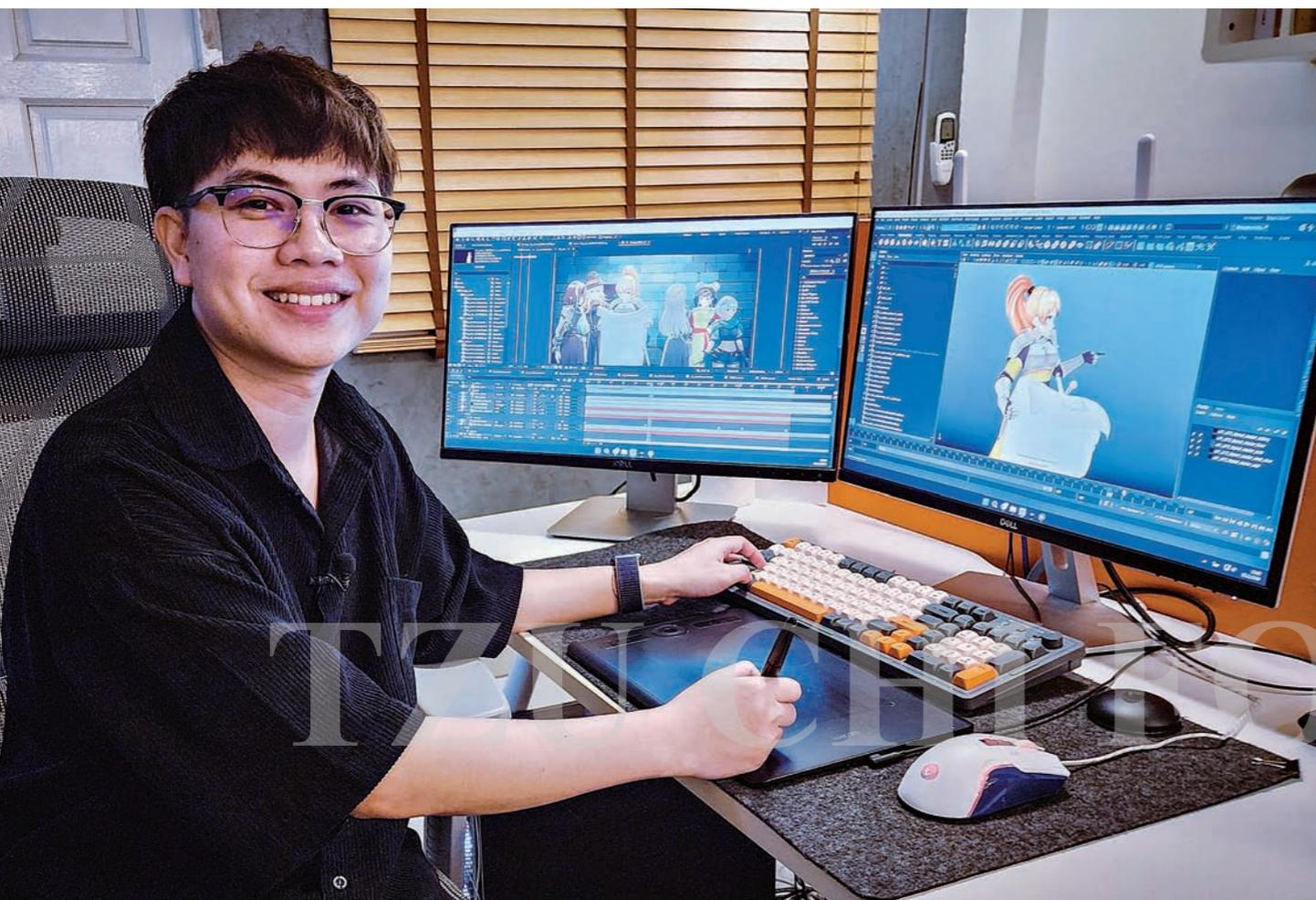
創業，照顧好員工

第一站是曼谷北邊的北欖府，一個工業區與工廠林立的地帶。清邁慈濟學校第一屆畢業生

今年清邁慈濟學校畢業生感恩晚會，師長在學生手腕綁上白棉線，寄予祝福。

（攝影／林櫻琴）





瓶裝水工廠裏，景文亮（右圖右一）指導員工操作器械；身為泰北華裔後代，他更願意保障移工的工作權益。翁建廷目前是電腦動畫創意總監，他曾成立免費動畫學習網站，讓生活不寬裕的孩子也能自主學習（左圖）。



景文亮，如今是一家瓶裝水工廠的創辦人，這是他創業的第四年。

我對他的第一印象，不是在現場，而是從舊影片資料中看見的。那時他還是高二的學生，華文課堂上，老師請他們用「將來」一詞造句，景文亮大聲說出：「我『將來』想當老闆！」語氣的篤定令人難忘。

如今的他三十歲，話語依然直接、態度依然親切，就像老朋友般與採訪團隊聊天互動。那分熟稔與自信，或許正是他一路走來的關鍵。

景文亮的工廠規模超過六千坪，三座廠房日夜不停運作，八十三位員工中九成來自緬甸。這些年輕的移工大多語言不通、身分不明，容易淪為被剝削的對象。為了保障他們的權益，景文亮一一幫忙申請合法工作證，還以低廉租金提供宿舍。他說，因為自己也是從泰北馬亢山走出來

的華裔後代，「我知道那種沒有選擇的日子是什麼樣子。」

移工語言不通，瓶裝製程卻極度講求精準，任何一個環節出錯都可能造成大量損失。但景文亮一點也不緊張，他笑說：「只要產線小組長會講簡單泰文，再用小群組管理，我只要對幾個人就好。」這種彈性與實幹的能力，來自學生時期的志工經驗。景文亮說：「以前老師帶我們出去做志工，遇到很多突發狀況，什麼問題都學著解決。」

我們入住的飯店冰箱裏，就放著他工廠生產的瓶裝水。看似光鮮的背後，是他從一臺機器、一次次試做、睡在工廠地板起步的四年歲月。他說：「機器聲是我夜裏的搖籃曲，一停我就會醒來。」

立願，再回到偏鄉

翁建廷也是清邁慈濟學校首

屆畢業生之一，如今是電腦動畫產業的創意總監，領導著三十人的設計團隊。他戴著眼鏡，是個有書卷氣的大男孩。

翁建廷當年陪朋友報到，初次踏入慈濟校園，就被那片校舍前的大樹和山風吹動的氣息吸引了。但真正留下的原因是他來自單親家庭，心疼母親獨力撫養孩子，於是選擇到偏鄉生活，這是一種默默的體貼。泰北消費低、壓力少，他說：「我想讓媽媽輕鬆一點，也想靠自己多一點。」

他對影像創作本就熱衷，在學校的活動紀錄、畢業影片，幾乎都是他一手包辦。老師們不只支持，更提供資源與空間，讓他的興趣一路延伸成職業。幾年後，他成立泰國第一個免費動畫學習網站，讓資源有限的孩子也有機會進入影像的世界。

「當志工的經驗，比課堂學分更重要。」他回憶說，「我們

去過老人院，也關懷過偏鄉，那些真實的互動，教我怎麼理解人。」

與翁建廷不同，陳吉昌是身體力行詮釋夢想的人。他目前擔任芳縣央鄉的消防員，同時也是剛考上國家教師資格、等待分發的準老師。

我們見面的那天，他正要進國家保護區進行森林防火任務。二十六歲的他，穿著制服、步伐有力，卻語氣謙和。為什麼成為消防員？他說高中時，慈濟學校邀請消防員來校園做分享，「聽他們講完，我就知道我也想做這樣可以幫助人的事。」

而他想當老師，則是受學校老師的影響。「我未來還是希望回到偏鄉去任教，那些曾經幫助過我的人、那些鼓勵我堅持下去的老師，他們的力量，我希望也能傳出去。」

這些孩子身上有一種共同的品質：不是逃離出身，而是回望

牽掛，不是一個人

畢業典禮的另一個角落，黃雅純老師正蹲在一位瘦小女孩身旁跟她說話，「你有沒有快樂？」今年國三畢業、名叫書叁的女孩點了點頭。「你前面兩年都不快樂，對不對？世界和人生沒有那麼複雜，事情還沒發生前，如果你自己想太多，就會覺得不開心。」

老師的聲音不高，但語句穩定，有一種深知她內心重量的溫柔。「這個年紀，就應該輕一點。上了高中之後，慢慢練習，好嗎？」

我站在不遠處聽著，心裏輕輕一震。如果老師沒有觀察入微、用心陪伴，怎會知道書叁內心藏著這樣多的沉默？

去年剛取得合法居留資格的包書叁是一位無國籍的難民學生，和弟弟一起接受慈濟的獎學金就學。剛入學時，她因營養不

來處；不是只顧自身飛翔，而是也想成為風的一部分，托起他人。

情深，師生的淚水

二月底，是泰國的畢業季。我原本沒想過，會在一場異鄉的典禮裏落下這麼多眼淚。

那天傍晚，微風輕拂，一棟校舍前聚集了清邁慈濟學校所有國高中畢業生。他們唱著歌、跳著舞，舞步略顯生澀，笑容卻燦爛無比。那是青春的樣子，毫無防備地綻放在暮色中。專程來此的海內外貴賓與靜思精舍師父們，不由自主地拿出手機拍攝，有人乾脆開啟手電筒，跟著音樂節奏搖晃。

典禮尾聲，有個特別的儀式：由師長為畢業生手腕綁上白色的「祈福線」。這是泰國的佛教習俗，代表純潔與祝福。每位學生會領到五條棉線，親自邀

良而身形消瘦，住校後才逐漸恢復健康。成績不錯，生活規律，老師說她是個極有潛力的孩子。

我問去年拍攝她紀錄片的導演與攝影助理：「你們覺得她變了嗎？」他們點頭，語氣篤定：「笑容變多了，人也有了自信。」

採訪書叁未來的夢想，她說

請五位對自己影響最深的師長，請他們為自己綁線。

那一刻，喧鬧轉為深層的流動，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情緒裏安靜地震盪。百餘位畢業生低身跪下，排隊等候。師長們坐在矮凳上，手指忙碌，口中念著每個孩子的名字與對他們的期許。孩子們道謝、道愛、也道歉，請求師長們原諒那些年少時的叛逆與冒失。

我還記得一位將近一百七十公分的大男孩，抱著男老師失聲痛哭；老師也紅了眼眶，一邊替他綁線，一邊低聲說著什麼。我不認識他們，但我知道那些眼淚是用真誠換來的信任，是一種無聲的成就。

那一刻，我心中浮現一個念頭：如果每個孩子都能遇見這樣的老師，這樣深刻地被理解、被愛，那麼無論未來有多遠，他們也會記得，自己是值得被祝福的。

想當醫師。小時候動過手術，家裏沒錢，是慈善單位幫她撐過的。她記得那段經驗，也記得想

陳吉昌高中確立了成為消防員助人的志願；也因為在學時受到師長的鼓勵與善心人士的幫助，他考取教師資格，準備實踐到偏鄉教書的夢想、傳遞當年感受到的支持力量。





今年國中畢業的包書叁原是無國籍的難民孩子，童年在慈善單位的幫助下接受手術治療，未來也想當醫師助人。

道，我等著看戲。」

原來這是清邁慈濟學校的傳統，每年高二的學弟妹，都會策畫一場驚喜給高三畢業生。老師們從來不參與、不干涉，讓孩子們自己構思、排練、布置，送給學長姊一場真正來自「學生的祝福」。

不久，高三畢業生被矇上眼，搭肩成隊地被引導入場。當眼罩掀開，他們看見滿場燭光與投影幕上——播放著學弟妹們平日偷偷記錄下的點滴畫面：在教室看書、在走廊發呆、在球場歡笑。每一幕，都是青春最燦爛的面貌。

這一夜，沒有空泛標語，只有真實的祝福、真誠的付出，以及對彼此的感謝與不捨。這場驚

承擔，能力帶得走

要幫人的願望。畢業那天，父母沒能到場，她故作堅強，卻掩不住失落。

當我們以為活動已經結束，

回到校園另一隅時，眼前的景象令人屏息。

整個大中庭被蠟燭點亮，一條條光的軌跡彷彿寫下孩子們此刻的心聲。我轉頭問老師這是什麼？他搖搖頭笑說：「我也不知道

喜不是為了感動誰，而是學生學會了如何傳遞光。這就是教育的模樣，不是單向的施予，而是一種彼此照見、彼此回應的連結。

回望這些年來，從清邁慈濟學校走出的三千多名畢業生，從

事的職業各異，薪水高低不一；若要說有什麼讓人最驕傲，不是他們賺了多少錢，而是他們擁有一顆願意為人著想的心。

一所學校真正的成就，不在於排行榜或升學率，而是當學生

離開時，是否學會了去愛、去承擔，如何看見別人的需要。

我想，這就是慈濟人文的底蘊：不是教孩子飛得多高，而是讓他們飛得久、飛得穩，懂得回來照亮別人。

## 慈濟在泰北 從三年扶困到百年大計

整理·魏玉縣（臺中慈濟志工）

那是個大時代動亂所造成的歷史悲劇。一九四九年到

一九五四年間，第二次國共戰爭期間，一支以雲南籍官兵為主的中華民國國軍，翻山越嶺退至緬甸北境，輾轉流浪遷移，最後在泰北荒山野嶺間安家落戶。

分布在廣闊山頭的國軍和眷屬們，以茅草覆蓋的茅棚屋或高

腳屋組成村落，屋裏面，幾條硬木板凳、簡單炊具，就是所有的家當。沒有泰國公民證，身分猶如難民，無法外出打工，經濟來源端賴山中少數農作，又因土地

貧瘠而收成欠佳；各村普遍缺乏水電設備、醫療設施。

一九九四年初，時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的蔣孝嚴先生，親自到花蓮靜思精舍，說明政府援助泰北難民計畫將於年底結束，請求慈濟接手扶困。志工兩度組團



靜思書軒

JING JI BOOKS & CAFE



各地書軒



購物網

· 本公司保留活動更改與異動之權利  
· 照片僅供參考，產品以實體為主



慈濟一甲子 特選梧桐木臻藏好茶

## 歲月藏茶 心法長流

心茶傳心法 歲月見真情  
茶倉即祝願 飄香蘊人文



小葉紅茶 2022年 (500g) 烏龍茶 2023年 (1000g)

甜醇回甘 餘韻如思  
典藏價 3,200 元

湯色金橙 馥郁暖心  
典藏價 5,8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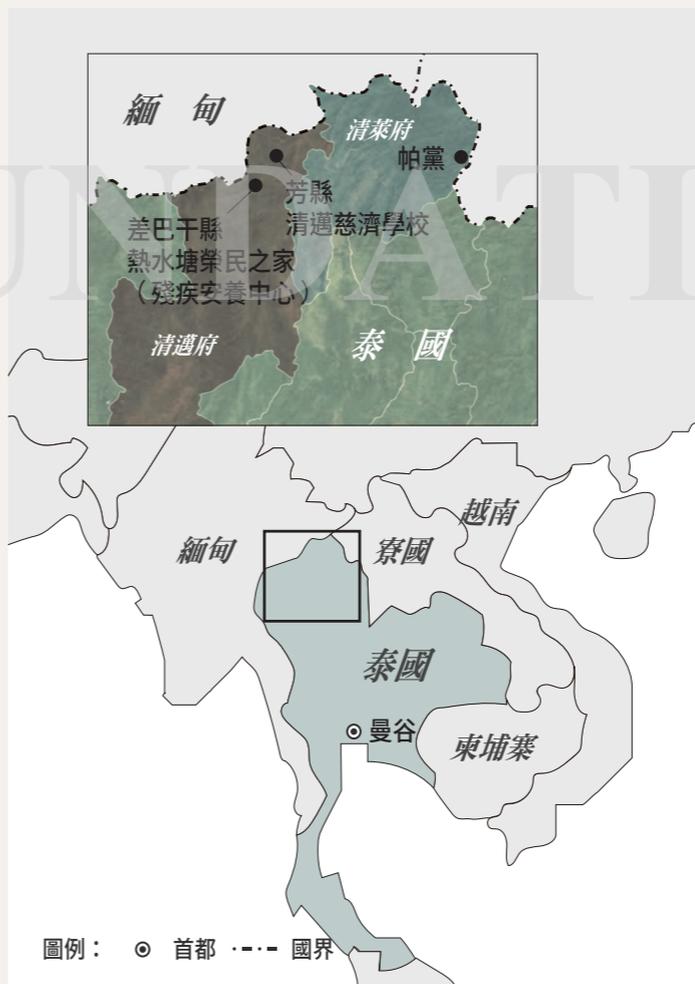
數量有限，售完為止

前往實地勘查，一九九五年起，慈濟展開為期三年的泰北扶困計畫，包括老兵安養、住房改建和農業輔導等。

三年間，慈濟重建清萊府的回賀、滿嘎拉及清邁府的昌龍與密撒拉四個難民村；承擔帕黨與熱水塘兩座老兵安養中心費用；志工穿梭各難民村間關懷，協助村內中文學校建設與助學，從中更了解深山學童求學之難。為使身為華裔後代的泰北孩子擁有學籍，進而能落籍在泰國，脫離難民身分，上人決定著手建校，將一時的扶困化為百年教育大計。

泰國清邁府芳縣兩任縣長一九九七年先後訪臺，表達願意協助提供土地支持建校；慈濟進行土地會勘，與縣民代表洽談，期待共同提供難民子弟一個安定的學習環境。

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七日，佛教泰國清邁慈濟學校小學部於芳縣動工，二〇〇五年五月十六



日小學部開學，是慈濟於海外興辦的第一所學校；二〇一三年完整了小學一年級至高中三年級規模。目前有老師八十餘人，學生數一千一百多位，二十年來畢業生已超過三千人。

學校雖然位於偏遠山間，但以泰文、華文、英文三語教學，

培育與國際接軌的能力；並傳承禮教和泰國文化，例如每年六月第一個週四舉辦拜師節，學生跪著向教師奉茶，獻上捧花表達感恩。師長帶著學生當志工，還陪伴到茶山參與茶樹培育，到校門對面的田園學習播種插秧，學習敬天愛地和生命教育。